

2009年

Mary坐在病房中，一臉倦容呆望床上瘦骨嶙峋的男人。

在她身旁蹲著一個男孩，自顧自在地板上推一部玩具警車，口中發出嗚噫嗚噫的仿笛聲。

「前面的賊車立刻停下來，否則我們就開火！」男孩圓鼓鼓的雙眼炯炯有神，盯著前方某一點叫嚷。

Mary回頭俯視一眼男孩，欲言又止。

「報告警長，賊車沒有減速。」說著男孩把聲線壓低，彷彿在扮演另一個角色，「嘿！冥頑不寧，fire！」

「Yes Sir！」男孩把聲線回復正常，幹勁十足地自問自答，並舉起小小的右手，把拇指和食指伸展成直角，其餘三指捲曲，「砰一砰一砰！」

「呀——！」男孩掩著胸口，把眼睛眯成一線，作痛苦狀，「你……幹嗎開槍……射我，我是你們的人，我是臥……底……」

Mary一怔，禁不住叫喊：「小落你靜下來可以嗎？這裡是醫院呀！」

小落仰望母親，扁著小嘴，「但是媽媽，我們在房間內，哪裡會吵到人？」

「你看不見爸爸在睡覺嗎？」Mary心煩氣躁。

小落呆望母親，瞄一眼床上插滿喉管的男人，不解道：「他哪裡聽得見？」

Mary鼻子一酸，答不上話。

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劉建明中槍入院，子彈從他的下顎射進頭顱，

020

腦袋嚴重受損。送院經醫生搶救三十多小時後，他近乎奇蹟地生存下來，惟幾乎全身癱瘓，只餘下雙眼能眨，右邊三根手指能微動，卻無法提筆。

說來奇怪，雖然劉建明的手指只能微幅活動，而且動起來甚為吃力，但除非是睡著了，他的指頭都不停在敲打物件。

每次他看見Mary，就會牢牢地望著她，並敲擊出同樣的節奏，不斷重複。

對此Mary不解。儘管不解，但那節奏她已經聽過成千上萬次，耳熟能詳。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剛好過了三年，在毫無徵兆下劉建明的病情突然在一天內惡化，變成了植物人。

事後Mary回想，病情的急轉直下也並非毫無先兆的——在這的前一天，劉建明敲擊的節奏驟然改變。Mary感到好奇，把節奏用心記了下來，但當中是否有甚麼含意，她茫無頭緒。

Mary吁一口氣，摸摸小落的頭，「小落乖，媽媽要替爸爸抹身，可以幫我向護士姐姐拿兩條濕毛巾嗎？」

※ ※ ※

醫院的二號升降機門打開，Mary拖著小落步進，裡面一個十三歲的少女正攙扶著一個穿白色病人服的女人。女人束起馬尾，年齡近四十，與少女的樣貌相似。

從門開啟那刻，小落的視線就沒離開過少女。升降機到達地下大堂，眾人步

021

出，小落甩開Mary的手，繞到少女面前，抬頭微笑，笑容竟帶幾分曖昧。

少女錯愕，靦腆地報以一笑。

小落雙手插進褲袋，「嗨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少女難以置信，眼前這個只有幾歲的小孩分明在撩逗自己，她不忿，「小朋友，你是在跟姐姐說話嗎？」

小落挑一下左邊的眉，「我姓劉，叫我磊落吧，我們可以做個朋友嗎？」

少女不知好氣還是好笑，瞄一瞄旁邊的Mary，Mary笑了笑，向小落招手，「小落過來，別煩著姐姐。」

被少女攙扶著的女人望向Mary，「不打緊，他是你的孩子嗎？」說著女人俯身去撫摸小落的頭，「你叫磊落嗎？幾歲？」

「五歲。」

「你很俊俏啊。」

「多謝太太誇獎，」小落抿嘴而笑，「太太貴姓？」

對小落的故作老成，女人趣味盎然，「我姓蕭，有何貴幹？」

「蕭太太，她是你的女兒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可以跟她交往嗎？」小落一臉誠懇地說。

「甚麼？」女人忍俊不禁，笑著仰望Mary。

「小落不准亂說話！」Mary湊前蹲下，盯一眼小落，趕忙向姓蕭的女人解

022

釋，「不好意思，他的意思是想跟你的女兒交朋友。」

女人笑著點頭示意Mary別緊張，「你的孩子真的很可愛。」

「哪裡可愛？可惡！」說著Mary掐一下小落的鼻頭。

小落咧咧嘴，「蕭太太，你還未答我的問題。」

女人斜著頭瞥一眼女兒，「我不反對，但是詠音不肯，你可得自己問她啊。」

小落雙眼發亮，向著少女踏前兩步，拉一拉她的裙襬，抬頭問：「蕭詠音可以跟我交往嗎？」

少女見小落一臉哀求，也感到他蠻可愛的，她故意皺起眉頭說：「噢……可是你連我的名字也叫錯了，我怎麼跟你交往？」

「你不是叫詠音嗎？」

「是詠音沒錯，可我姓陳。」

這時姓蕭的女人與Mary的眼神接觸上，解釋說：「我本人姓蕭，唔……不如叫我May吧。」

「May你好，我叫Mary。」

※ ※ ※

門鈴響起，一個女孩跑去應門。

女孩七歲，褐色短髮，湛藍眼睛，穿黑色裙子。

023